

魯迅手冊

曹聚仁編校

博覽書局印行

魯迅手冊

編校 雲 珂 鄧
校 仁 聚 曹



博覽書局印行

三十八年九月廿七日
上海博覽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魯迅手冊

定價十一元

外埠酌加匯水運費

編輯者 鄧 珂 雲

校訂者 曹 聚 仁

發行者 博 覽 書 局

上海林森中路五九九號

發行人 陳 三 洲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再版

劫後重版前記

曹聚仁

二十六年夏天，我着手寫述魯迅先生評傳，珂雲替我整理史料。她那時編次中國文藝辭典初稿，對於搜集、整理、編排的工作，非常純熟；魯迅先生的史料，給她一整理，就很精。恰巧書店要這部稿子，我們就商量定了「魯迅手冊」這樣一個名詞。書既發排，而人一事戰事發生，市場一切都已停頓；印刷所却已把稿排了出來，珂雲也把校樣都弄齊全了。我卻已上了戰場，作隨軍記者的工作，已無暇顧及這些小事；而且我料想這部書的命運一定不會好，因此，冬應寫的前記都沒動筆；連珂雲所寫的「一個女孩子眼中的魯迅先生」，也放在行篋中，沒仔細看過。戰局突變，我軍自淞滬引退，這部書本已不必出版了。我們離開上海以後，陷區情形，完全隔膜；書店方面，却依舊印了出來，而且用「曹聚仁編」的字樣，這更加這部書的厄運；出版不久，敵方就來搜抄，全部存書，都被燒毀，流行在外面的，不過二百餘本。

現在，我們的敵人倒下去了，這部書，也從黑牢中解救出來了，所幸紙版猶在，隨即重行出版。我把坊間研究魯迅先生的集子看看，這部書還不失爲足備參考的史料集。我們本準備在尾上編訂參考書目，可是我們都將遠行，而且藏書散失，編理也不容易，只好從缺。珂雲的「魯迅述評」，也無暇重寫，都付之懸案，以待將來。

八年滄桑巨變，人畜之相全分，魯迅先生生前站在路角上，剝露那些紳士們的外套，露出那長長的尾巴來，恨他早死十年，不及見這些紳士們的嘴臉了。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魯迅手冊

二
鄧珂雲編
曹聚仁校

目次

劫後重版前記

曹聚仁

自序傳略

一

敘記

三三四

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三

二、第二個師父

七

三、山海經

九

四、父親的病

一一

五、在南京

一五

六、在神戶

一九

七、辛亥革命前後

二五

八、死

七二

關於魯迅

三五七四

關於魯迅

三五

魯迅傳

四五

創作經過

七五一二四

吶喊自序

七五

阿Q正傳的成因

八〇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八八

寫在一墳「後面」	九二
自漢集	九八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導言	一〇二
二心集序言	一〇五
魯迅在東京時的文學修養	一一五

社會觀

這樣的戰士	一二五
北京通信	一二六
論睜了眼看	一二九
論「費尼潑賴」應該緩行	一三四
最先與最後	一四二
燈下漫筆	一四四
記談話	一五二
略論中國人的臉	一五七
紀念劉和珍君	一六〇
理想	一六六
雷峯塔的倒掉	一六七
在廣州	一七三
一點比喻	一七七
由壁面啞	一八〇
文藝觀	一八二
怎麼寫	二二四
革命與文學	一八二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八三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一九八
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一九九
幾個重要問題	二〇〇

關於翻譯

一〇四

小品文的危機

一一一

作文秘訣

一一四

論大眾語

一一八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一二一

作品評論

二二五

三二〇

阿Q正傳

啓明

二二五

魯迅雜感集序言

何凝

二二九

魯迅論

茅盾

二五九

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

蘇雪林

一九三

魯迅：一個頌讚

英 HESHAPICK

二一六

印象記

三二一

三五六

初次見魯迅先生

馬珏

二二一

訪魯迅先生

曙天

二二四

一面

阿累

二二七

致志摩

陳源

二二九

魯迅先生

張定璜

二五九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二五九

哀思錄

二五六

四一四

魯迅先生

黃源

三五七

最後一天

景宋

三七二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宇造

三六六

大眾的殯葬

珂雲輯

三九二

葬後另訊

珂雲輯

四〇八

親友談話

四一〇

自敘傳略

魯迅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路礦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

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n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一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班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喫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可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

朔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鵲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閻士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閻士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父袋裏叫着撞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

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里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于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于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蠟梅花，在地上或

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蟥，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于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寶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豚士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噉，千杯未醉嚙……」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

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二 第一個師父

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費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歷本，鏡子，銀鐲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鐲，是那時的惟一的紀念。仔細一看，原來那鐲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

，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縱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慨然太極，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縱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綽下垂的小鬚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饒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不想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她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

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捨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麼稀奇。大師兄只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着秘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 山海經

我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這渴慕是從一個遠房的叔祖惹起來的。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其少見的，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纓花。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簡直稱我們爲「小友」。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只有他書多，而且特別。制藝和試貼詩，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書齋裏，看見過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

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面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裏了。

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他是很疏懶的。問別人呢，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壓歲錢還有幾百文，買罷，又沒有好機會。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遠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地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的，但一坐下，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

大概是太過於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向來沒有和她說過的。我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都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我還很記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書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

我們似乎遇着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書的模樣，到現在還在眼前。可是從還在眼前的模樣來說，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糙的